齐鲁历史文化丛书

苏轼与山东

刘乃昌　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目　　录

引言…… 员
一　家学渊源…… 圆
二　眉山童年成才 …… 猿
三　文才名震京师 …… 猿
四　知密州前的仕历 …… 猿
五　来山东知密州 …… 猿
六　匆匆知登州 …… 猿
七　苏轼与济南 …… 源
八　晚期的经历 …… 源
九　苏轼与齐鲁名士晁补之的交游 …… 源
十　苏轼与山东名家李格非的交往 …… 缘
十一　苏轼的哲学思想 …… 远
十二　苏轼的政治思想 …… 远
十三　苏轼的人生思想 …… 苑
十四　苏轼的文学思想 …… 愿
十五　苏轼的文学成就 …… 怨苑

附：苏轼胞弟苏辙在济南…… 5

圆

引　言

苏轼（[illegible]）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星，他和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，都是一代文学名家，人们合称为“三苏”。宋代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才识篇说：“苏氏文章擅天下，目其文曰三苏，盖洵为老苏，轼为大苏，辙为小苏也。”三苏的散文成就辉煌，与唐代韩愈、柳宗元，宋代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并称“唐宋八大家”，后来茅坤编为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流播颇广。

在三苏中以苏轼成就最高。苏轼，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号东坡。苏轼两度任职山东，两经济南，可以说有深厚的齐鲁情缘。

一　家学渊源

朱德同志题四川眉山县三苏祠说："一门三父子，都是大文豪。诗赋传千古，峨眉共比高。"对苏门文苑三杰给予很高评价。这"三父子"指的便是苏轼及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三人。

苏洵（1009—1066），字明允，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眉山县）人，人称老苏，南宋以来多谓苏洵号老泉，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散文家。

苏家的先代，据苏洵说可以追溯到远古的高阳氏（颛顼帝），《尚书·立政》篇提到的"太史司寇苏公"，是从高阳氏分化出来的苏姓先祖。到唐代武后时，赵州栾城有一位诗人苏味道，任眉州刺史，卒于官。苏味道有一子定居眉州，从此眉州有了苏姓家族。

眉州苏氏是一家寒门地主，苏洵的父亲苏序"喜为善而不好读书"（苏洵《族谱后录》），晚年虽曾写诗，但成就不高。苏洵兄弟三人，长兄苏澹不仕，次兄苏涣，中天圣二年（1034）进士，曾任阆州通判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利州路提点刑狱，是自唐以来眉山苏家第一位“勤奋问学”、跻入士林的人物。而苏洵及其二子轼、辙，则可说是同时出现于文苑的苏门三杰。

苏洵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（[illegible]），他成为一位优秀的散文家，是经历了一段长期的艰难曲折历程的。苏洵少年时读过书，学过属对声律，在苏涣影响下，大约十八九岁时还应过举，不过因应举失败而辍学。辍学后直到[illegible]岁重整旧业前，苏洵曾遨游蜀中山川，开阔了视野。“少年喜奇迹，落拓鞍马间。纵目视天下，爱此宇宙宽。”（《忆山送人》）即当时漫游生活的纪实。

苏洵[illegible]岁，娶同县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为妻，程夫人出身于较有社会地位的书香门庭，也有文化修养，对丈夫的游荡不学，深感“耿耿不乐”。苏洵在妻子的支持下，[illegible]岁又开始读书，研习应举之学。“年二十七始大发愤，谢其素所往来少年，闭户读书为文辞。”（欧阳修《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》）[illegible]岁再次赴京应进士第，落榜后，怀着惨然不乐的心情，西越华山，攀过秦岭，返回故乡。猿[illegible]岁，苏洵第三次北游汴京，应茂材异等制科试，不料次年又遭黜落。

苏洵本不精于声律对偶，三次科场挫折，使他“知取仕之难，遂绝意于功名，而自托于学术”（《上韩丞相书》）。他认为科场文字“不足为学”，转而潜

心攻读经史百家，在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中，他陈述闭门治学的经过说："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，取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，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。方其始也，入其中而惶然，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。及其久也，读之益精，而其胸中豁然以明。"苏洵杜门读书课子近十年，学业大进，下笔不能自休，受到益州太守张方平、雅州太守雷简夫的称赏。

嘉祐初年，苏洵二子苏轼、苏辙也学业有成，文才初露。于是父子三人便在张方平的支持下，携张方平、雷简夫致欧阳修、韩琦的推荐信，北游汴梁。欧阳修将苏洵所著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机策》等进献朝廷，士大夫争相传诵。不久，程夫人病故，老苏携二子仓促返里。朝廷下诏令苏洵赴舍人院应试，苏洵认为"以五十衰病之身，奔走万里以就试"（《与梅圣俞书》），无异于"自取轻笑"，遂称病辞不赴阙。朝廷再次下诏，友人亦促其行。嘉祐四年（[illegible]），苏洵始携全家赴京。六年，被任为霸州文安县主簿，留京编纂礼书。过了三年，成《太常因革礼》一百卷，刚奏进朝廷，治平三年（[illegible]）春，病逝于京，享年[illegible]岁。苏洵怀济世之学，一生蹭蹬，未得大用而死，故前人挽词有"立言学往古，抱道郁当时"（曾公亮），"名儒升用晚，厚愧莫先予"（韩琦）之叹。

苏洵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散文家，他不长于科场时

文，而于古文用力特深。科举制策考试的失败，刺激他长期杜门苦读，“得以大肆力于文章。诗人之优柔，骚人之清深，孟韩之温醇，迁固之雄刚，孙吴之简切，投之所向，无不如意”（《上田枢密书》），足见他博攻群籍，取资富厚。由于他胸中淳蓄浑浩，下笔精切，文章备受时人称赏。张方平赞扬他“似司马子长”，雷简夫称许他有良史之才，欧阳修把他比为荀卿子。

苏洵的散文主要是议论、书翰和杂文，特别是论政的《几策》、《衡论》，论兵的《权书》，谈经的《六经论》等，都是严谨系统的专著。而《上皇帝书》、《上欧阳内翰书》等二十几篇书牍，也都是议论风生的力作。故吴德旋说“老泉《嘉祐集》存文不多，却篇篇可传”（《初月楼古文绪论》）。

苏洵撰文，立足于现实，着眼于实用。他自谓“洵著书无他长，及言兵事，论古今形势，至自比贾谊。所献《权书》，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，苟深晓其义，施之于今，无所不可”。贾谊是深晓治体的政论家，苏洵自觉地发扬贾谊的文章传统，无论谈用兵、论形势、评史事，无不为了“施之于今”。如《几策·审势》篇，是议论治天下要审时度势，“以为之谋”。宋代制度“以大系小，丝牵绳联，总合于上”，这种高度集权具有可强之势，然而，由于长期“习于惠而怯于威”，“惠太甚而威不胜”，所以天下“常病于

弱”。为此应当“留意于用威”，以便用“强政”求强势。《几策·审敌》篇，是讲研究敌情的，作者认为赵宋王朝对外面临“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”的处境，隐祸极大，指出“勿赂则变疾而祸小，赂之则变迟而祸大”，因而主张改变赂敌方针，实行“蓄全力以待之”的御敌措施。《六国论》批评六国赂秦，目的是借古鉴今，对宋王朝的怯敌退让敲警钟。“无使为积威之所劫”，乃一篇要旨。沈德潜说：“宋朝受弊在此，至南渡而更甚矣。老泉远识，故能预见。”（《唐宋八大家文读本》）可见针对当时的内外政策，抓住问题的症结，发出极富现实性的议论，是苏洵散文的重要特征。

苏洵喜好言兵，论文惯谈权变法术，意在为当朝提供策谋。《权书》十篇，前五篇阐述统兵应敌的策略原则；后五篇借论孙武、子贡、六国、项籍、高祖等历史人物与事件，来品评用兵得失。可说是在继承古代兵书遗产的基础上写成的军事学著作，其中包含某些辩证法的思想因素。《衡论》十篇是针对现实写的政论，《远虑》、《御将》、《任相》、《重远》、《广士》、《养才》等前六篇，是讲帝王选用和驾驭人才之术；《申法》、《议法》、《兵制》、《田制》等后四篇，分别讨论宋代法制、农制和田制的利弊，提出改革意见。在用人问题上，他反对一律用进士制策和章句名数声律之学来甄选人才，主张破格擢用奇杰之士。他

认为“奇杰之士常好自负，疏隽傲诞，不事绳检”，不要对他们求全责备，“所宜哀其才而贷其过，无使为刀笔吏所困，则庶乎尽其才”，以免使之“北走胡南走越”（《养才》），造成人才外流。《六经论》六篇，主要申述圣人制作六经的宗旨和意义。六经是圣人针对百姓好生、恶死，“苦劳而乐逸”的本性，为节制人的情欲，维系等级秩序而设的，其用意无非是“用其权机，以持天下之心”（《易论》）。在《谏论》中，苏洵主张谏臣要怀忠心与讲方术相结合，“龙逢比干吾取其心，不取其术；苏秦、张仪吾取其术，不取其心”。在《利者义之和论》中，他提出君子不仅讲“义”，也要不耻言“利”，“即于利，则其为力也易；戾于利，则其为力也艰。利在则义存，利亡则义丧”，“义利利义相为用，而天下运诸掌”。这些议论多不合于正统儒学，而带有明显法家术士的气息。故欧阳修称他“论议精于物理，而善识变权”（《荐布衣苏洵状》）。刘熙载也说：“老泉文取径异于董，而用意往往杂以晁。”（《艺概》）

苏洵行文务出己见，不蹑故迹，笔锋老辣，析理精微，纵横博辩，人谓有纵横家之风。例如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临终劝桓公勿用竖刁等小人，人皆服其先见。苏洵在《管仲论》中，偏责其不能举贤自代，他从齐国之患，不患有小人而患无贤相方面立论，推断出齐国之乱，管仲不得辞其咎。见解翻进一层，结

论无懈可击，措辞如老吏断狱，一字不可移易。《仲兄字文甫说》从为兄易字说起，借题发挥，表达崇尚自然、重视灵感的文学观。它以水喻作家平日素养，以风喻外界引起的灵感与兴会，以风水相遭而文生，喻主观客观两相凑拍而成文，不仅见解精警过人，触及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，而且写法上也妙脱蹊径。苏洵的独具之识，常常通过精微的析理，鲜明的譬喻，抑扬宛转的陈述体现出来，故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鼓动性。如被前人称为“上匹贾生《治安策》”的《审敌》篇，对敌我态势的分析，一一曲中其情。文中形容赵宋王朝在因循苟安中日益陷入深重的危机时说：“天下之势，如坐弊船之中，骎骎乎将入深渊，不及其尚浅也舍之，而求所以自生之道，而以濡足为解者，是固夫覆溺之道也。”这鲜明的比喻，使人信服地感到宋室前景的岌岌可危，而盲目自我安慰者的愚蠢可笑。《上欧阳内翰书》，先叙当代名流的离合进退，说明自己无由进谒，以倾吐多年向慕之情；次评欧阳修之文，以见出自己了解对方之深；再自述学文经历，由己深知对方进而望对方之知己。行文宛曲周折，驰纵自如。文中形容孟韩欧阳文风和自述学文经历两段，用语丰富，描绘性强，句式抑扬错落，跌宕多姿，是历来为人激赏的一段精妙绝伦的文字。曾巩评苏洵文说：“其指事析理，引物托喻，侈能尽之约，远能见之近，大能使之微，小能使之著，烦能不乱，

愿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肆能不流。其雄壮俊伟，若决江河而下也；其辉光明白，若引星辰而上也。”（《苏明允哀词》）这段话对老苏散文艺术风格和表现力的描绘，是颇为妥帖生动的。

苏洵诗多为古体，长达七十韵的《忆山送人》写苏洵青年时代的几次漫游，形象瑰伟，笔力恢宏，可借以窥见作者寓目的名山胜景和早年的鞍马行迹。《水官诗》以精细的工笔，描绘了唐代绘画大师阎立本的《水官》这幅名作的整个画面，瑰奇怪诞的神态，光怪陆离的物象，无不真切地呈现出来，于题画诗中可称佳构。苏洵近体诗只有十多首，《送蜀僧去尘》较有韵味：“十年读易费膏火，尽日吟诗愁肺肝。未解丹青追世好，欲将芹芷荐君盘。谁为善相应嫌瘦，后有知音可废弹。拄杖挂经须倍道，故山春蕨已阑干。”此诗当为苏洵在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送僧人去尘回蜀时所作。诗中借赠别向友人吐露衷曲，他潜心于学术，不愿迎合世俗，宁可保持独立识见，以待知音鉴赏，隐隐透露了孤寂寥落、自负而又自伤的复杂情怀。风调感喟唱叹，婉而不迫，值得一读。

受父亲苏洵的熏陶和母亲的影响，苏轼终于成为了宋代最有名的文学家之一。

二　眉山童年成才

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7年 十二月十九日（1037年1月8日）生于眉山县（今属四川）故里。父亲苏洵，是位大器晚成的散文家。苏轼母亲程氏，是位有文化明大义的妇女，很注意对子女进行早期教育。苏轼之弟苏辙，字子由，一字同叔，号颍滨遗老，生于仁宗宝元二年（1039年）。自幼兄弟俩一同游玩、读书，未曾分离。苏轼八岁入小学，师从道士张易简。苏轼晚年谪居海南，曾忆及此事说："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，常百人，予幼时亦与焉。居天庆观北极院，予盖从之三年。"（《众妙堂记》）随后苏辙也入学就读。他在《龙川略志》中提道："余幼居乡闾，从子瞻读书天庆观。"苏轼兄弟还曾师从同乡史清卿，据《宋元学案补遗》卷九十九载："史清卿，眉山人。东坡兄弟皆师事之。"苏洵家居读书时更是以学问品第尽力传授二子。

苏轼自青少年起即勤奋好学，奋厉有当世志。正

如其所咏：“早岁便怀齐物志，微官敢有济时心。”（《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》其二）“我昔家居断还往，著书不暇窥园葵。”（《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》）他在《上韩太尉书》中亦自述：“自七八岁知读书，及壮大，不能晓习时事，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。自三代以来，颇能论著。”足见他少时即心怀壮志，专心书史，视野开阔，挥笔成文。苏轼少年致力学业的美誉，早就流传文林，如何遠《春渚纪闻》卷六载：“晁丈无咎言：苏公少时，手抄经史，皆一通，每一书成，辄变一体，卒之学成而已。乃知笔下变化，皆自端楷中来尔。”说明他少年治学笔录，从不休闲。正因为这样，他很快成才，“比冠，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”（《栾城集墓志铭》）。[illegible]岁即通晓典籍，著述丰盛。

眉山风景秀丽，峨嵋翠峰高耸，岷江纵贯全境，“山不高而秀，水不深而清。”（《眉山县志》）西蜀文化积淀沉厚，历代出现和居留许多文化名流。苏家在当地堪称文学世家，苏轼的祖父苏序，即很有文化教养，曾巩称其“读书务知大义，为诗务达其志”（《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》）。苏轼少年生活于富于文化氛围的乡邦与家世，备受影响和熏陶，确然成长为非凡之才。

三　文才名震京师

嘉祐元年（[illegible]），苏轼[illegible]岁，苏辙[illegible]岁。苏洵决定带领苏轼兄弟进京应试。苏洵多次应举失意，使他“知取仕之难，遂绝意于功名，而自托于学术”（《上韩丞相书》）。但对苏轼、苏辙二子，他总期望通过应举使他们在事业上有所进取。他在给张方平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心情：

> 洵今年凡五十，以懒钝废于世，誓将绝进取之意。惟此二子，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。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。（《上张侍郎书》）

这年三月苏轼父子三人离别故乡，路经成都，谒见益州（即成都）知州张方平（字安道），“方平一见，待以国士。”（《苏颍滨年表》）得知苏洵父子赴京，还写信给韩琦、欧阳修，推荐苏洵父子。他们爷仨由成都经凤翔，过扶风、长安，五月抵达京城开封。

[illegible]

苏轼兄弟积极准备应进士试，当时进士考试需经过举人考试、礼部考试、礼部复试、皇帝御试几步关卡。这年秋季，苏轼、苏辙顺利地通过了举人考试。次年正月，仁宗任命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知贡举，主持进士考试，令国子监直讲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。苏轼、苏辙参加考试。苏轼所撰论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很受欧阳修、梅尧臣称赏。据载：

> 梅圣俞时与其事，得公《论刑赏》以示文忠。文忠惊喜，以为异人，欲以冠多士，疑曾子固所为，子固，文忠门下士也，乃置公第二。（《栾城集·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）

欧阳修对苏文异常惊喜，认为应是第一名，但又疑是其门生曾巩的试卷，为审慎避嫌，遂将此文列为第二名。接着礼部复试，以“《春秋》对义”，即回答《春秋》中的问题，荣获第一。嘉祐二年（[illegible]）三月，仁宗御崇政殿，试礼部奏名进士，苏轼、苏辙兄弟得以同榜进士及第。

欧阳修喜爱人才，热心奖掖后学，他在《与梅圣俞书》简中说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！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可喜！可喜！”他为苏轼今后在文林将超越自己，感到很高兴。在苏轼兄弟应试之时，苏洵持所作论文[illegible]篇谒见欧阳修，欧

阳修将这些论著奏进朝廷。其后欧阳修在《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》中谓：

> 书既出，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。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，亦以文学称于世。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，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，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。

曾巩也谈到当年三苏的文望：

> 今参知政事欧阳公修为翰林学士，得其文而异之，以献于上。既而欧阳公为礼部，又得其二子之文，擢之高等。于是三人之文章，盛传于世。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，或叹不可及，或慕而效之。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，学士大夫莫不知其名，家有其书。（《元丰类稿·苏明允哀词》）

可见苏轼父子三人，离乡出山，一举成名，声震京师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